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傳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
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
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

宮濟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

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
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
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
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
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
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
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
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忘肅公薨哀號



思慕若成人事大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
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
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竒愛之坐之膝撫其頂
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
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
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
以女旣乃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然薪自照與
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
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
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爲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
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
悉以訟牒委焉間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
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
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
它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
兵禽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
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
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
預今迺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

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
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刘公才邵始以公
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
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
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
自傳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
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
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
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羣

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傳公成就吾軍
如此而未嘗以一事下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
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
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
忽告有盜入竟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
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
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
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
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
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罪而

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推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干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

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氏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爲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

流廷無滯訟發茲擿伏獨吏束手日未午棠陰
無一迹矣於吳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
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
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
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
爲已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
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
歸乃間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
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況公之文今從
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蓋亦思少

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
居閨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
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顧望持兩
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
軍壘以歸然公亦旣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
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
及丞相語臺諫徐嘉謨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
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
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
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

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
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
竟然猶慮不免為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
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怨
可也尉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為請得毋更置獄
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
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
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
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劾公朝
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

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
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
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為言遂奪
公官徙融州為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
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為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即
卻酒肉屏媵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
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
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
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
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

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尚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

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為無一字不實也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臯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閩郡之民垂髮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

聲捕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
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
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
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
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旣慙長者之風金
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
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
太夫人有疾供佛然燈以禱旣而太夫人竟不
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
豈可以此污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犇走闕下
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
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官未嘗出閩中太
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
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
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
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
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
廼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
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
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

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右
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
卽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
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
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
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于朝願竭
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
陞辭玉音懇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
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卽奏治道去泰甚
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
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
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空而州縣
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
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
說大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
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
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
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苛法幸免而貧弱顧獨
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
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

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搏節用度
一豪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
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
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
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它郡錢俾之和糴
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
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
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多奏處
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
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
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
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
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
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
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
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耳歲
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
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激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
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它縣獲
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

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
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罪亦止於流因并論
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
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
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罪公曰是
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
立命械治獲其流臯將論決袒其背則有涅文
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
歲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
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前太守屢欲治

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
言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
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
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
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
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
每以語人蓋公平生涖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
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
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
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

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
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
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摠管曾覲
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
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
往報之及爲郎復嘗遇於客次覲詫數從官曰
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
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閣門官子弟有使本道
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
覲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

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
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官當自結明
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
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
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
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
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
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剖決
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

茲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
不輕察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
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卽論公前
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
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
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
今緝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
求爲祠官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
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
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

泉守爲罪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
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
無它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
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
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
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間
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
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
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
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旣病則屏卻藥

餽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內與訣既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謙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

適進士黃知白孫男玉人充業進士育良尚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閒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遊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間朝廷棄劉

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
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
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
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
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
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
夫今日之罷爲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
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
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晦爲不亡矣虜寇淮
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虜有
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虜酋元
顏亮果爲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
何其策之明也曾觀自福州召還公移書丞相
陳福公爲言勸入必留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
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
授之微意旣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
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
鍵謹嚴波瀾浩漭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
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
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

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嶠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
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
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制獨吾子爲得之不
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
學宏詞科一旣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
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
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
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
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
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

卷之二 公作 卷之二

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求久熹竊
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
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
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
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
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咎得凶遂以中廢
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
於朝白公無罪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
子亦旣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它
端乃復重以前事橫漕口語起作起仆以沒其身旣

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既歷叙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未熹狀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爲陶雅偏將以兵戍婺原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宮學教授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具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

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魚前通問副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公倫張旌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虜相粘罕于白水樂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也這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言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

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臣於是虜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

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綠睫不能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曰疾其壹鬱愁歎無慘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中名玉貴

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
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
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
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賫金銀綾絹爲賜
歲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
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
使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
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
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
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

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
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
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
獻公喻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慶也明年
虜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掾及司馬倬
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
寄思謀等見掾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
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
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輜軒集
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

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
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
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
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
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
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
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
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
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
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

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
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
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
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
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
集書書為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
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
谷五臺僧真實丁氏晏氏女闔進宋勣等死節
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
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

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為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厄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棣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

信郎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為者其氣質雄渾援据精悍明白踈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為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龍陂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為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

先子不幸是歲已奔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
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
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爲謀葬故
而遽以罪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衰臨安帥守張
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
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於縣積善峰之下
書來曰將以其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
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
者不爲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
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
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
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醜然相視乃無
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
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
質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千十有
六年之久卒不汗虜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
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冊
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喻從吏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
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

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俟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擢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

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
京時趙公甫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
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
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
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
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
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
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
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

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
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
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
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
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
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
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
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
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

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
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特
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
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
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
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
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
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
為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
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

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
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
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饑窮或不給而亦曠然
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
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盃江先生濯纓
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
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曾
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
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

王申伊川生於幼有高識非禮不動錄見語年十

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宗實

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

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

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

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

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親文呂

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

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涪陵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

以學不廷不願仕也見少集又按呂申公家

上言曰伏見南者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

仁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

立取性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

血親性良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同明經術

曲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

先不以釋入材薦數十人以其父表弟張載登弟頤

為稱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

伊川先生年譜卷之九十八 三十七

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

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

程頤力學如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

年論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

民伏望特加台命惟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禪

蓋風化文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以時諫官朱光

庭又言頤道德亂備學問博材資助正有行

立不倚之風識憲明徹至知幾其神妙言行

相顧而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

勸講必能謂頭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

下福又謂聖代之真儒俾之日行經筵足以及

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行經筵足以及

聖訓兼掌學教足以變斯二祖宗時起陳

博神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於願之真博放未

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博放所不及者觀其

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乞訪問其至

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

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

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問以言乎德則并包

衆美而魚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

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

一理之不愆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

子進學之初若仰真儒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

得專經席豈不感哉先生再辭尋名

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錄見實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元伏見

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光華侯以德名

頭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願趨名以來待詔

閣下四方後又莫不趨首而將議焉則陛下此

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

舉繁天下之心臣願陛下知所以待之之禮擇

所以處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

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皆光隱

怨之士皆倚相俎布為朝廷出矣

徐宣德郎

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以聞聖恩

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

以誠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願陛下可自觀其入

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

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

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

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

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

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

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

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

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

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

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

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

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

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早居尊未

之際其義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略如此乞今講官

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

德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

詳國子監條制兄實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

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

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

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見文集舊賈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

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

仍舊因是深詆先生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

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

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

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

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

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

適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

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

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
察主上進業其於右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
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
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
月差諫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
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
時曰世道
與祿仕不同常美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
祿令執數局如故院染院之數美甫一切受之
又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
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
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苟祿也然後世
道學不明君子鮮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
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二生又上疏論延和講
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
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涼
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
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
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
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
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
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
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
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

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
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
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
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
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
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壽也而富於周
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不知者或謂
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
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然入

朱文公七大夫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
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
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
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
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嘗聞上在
官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
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
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
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
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云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元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

先文公集卷之九十一

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經

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

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

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

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
明堂降恭臣寮稱賀詔而兩省官符往奠司馬
光足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言却往不
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是行香伊川
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
子膳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
行香齋楚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羶
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
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
一曰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
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按輩銜之
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
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
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

長不不長不長

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
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
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
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
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
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
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
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
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
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

仲傳載呂中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奪論
事皆用軾意又曰中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
劉摯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憲不曉事為浮薄
且使以言忠良晚乃自知為心人所為無據
血而之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
皆曰刑之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
希衣除之宗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之
經術行詔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
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人一旦帝陛下進學
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且入朝與相接其
不為閑防未習朝廷事射又謂頤欲以故舊傾
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
臣以意氣後臺諫其言皆誣固非實也蓋當時
臺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性伏願之經
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願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
如願之賢乃是以為輔導聖學至如臣輩不備講

職實非敢望願也臣父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
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
思之不無愧也今臣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勸先
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

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

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

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

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

院蘇中以其不靖今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

京國子監初願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

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
軾道不同且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
軾弟轍執政則進稟便云但恐不先生再辭

八十五

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

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觀

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

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紹聖間以黨

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門

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元符

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

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通直郎

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

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

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

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

吾所欲爾見文作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

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

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崇寧二年四月言者

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

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

朱文公集卷五八 三六

於是有所造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

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誘行惑亂衆德而尹焞張擇爲之羽翼事下河

南府體究肅遂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

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

未衰尚觀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

繹丑焞曰先生後益易其作濬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

惟在易傳亦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近見有淺深故所記有二端蓋

未能無失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

也見語錄 朱文公集卷之九八 三五 李

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

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

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

黨事起不與先生往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

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

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

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

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

而頤自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頷曰二

子猶在此乎曰若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

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

使明道則已從容措其蚤死不及用也先生既

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
羨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
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
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焯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
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
雖袖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
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
必親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
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
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
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
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
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
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
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

文公集卷之六

三八

非國家之大利子又有議增解益之直者伊川
曰價平則益易洩人入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
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
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
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溫公大變熙豐復祖
宗之舊伊川曰沒法當計命未可輕改也公不
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
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外大父祝公遺書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費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郎
肆生業幾有君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
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
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壞瑋經亂而逸真
少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

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爲謀婚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殯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跽步離去路人皆爲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爲涕泣曉譬不能奪

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已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卧者人莫敢闖其門公每清旦輒携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爲常其它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敏服焉喜先君子於時亦爲諸生年甚少示爲人所知公

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
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媚事權
貴者挾墨敕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
穴下濼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為便將列其
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
然以身任之其人忿疾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
筆之罪公爲變姓名崎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
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
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貧
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為悔也比其
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
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辛娶
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
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持似公其行事自
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
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
舅旣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
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劔之尤
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
之淳德高行先久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

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
在於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
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恩因書
此以遺康國使燕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
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
羈蚤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
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
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
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
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
慨淒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
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
此云

熹既叙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
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
因書昇之齋仰今昔爲之流涕不能已慶
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爲
某官國史有傳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

爲聞人海陵胡瑗先生所爲紀墨莊者也至子
和之父某官稍不遂然亦好學脩飭能守其家
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
文主子子和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
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
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戶掾
邵武尉皆能其官更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
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
先儒之說以次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
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

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
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
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
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
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
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
論孟之遺意晨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
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莫乃罷日以爲常其
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爲主曰此
古人爲已之學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

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讎恥徇時俗者皆弃不錄於是學者又加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內室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羸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優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說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淨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恠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覓錢叫呼犯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迄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旣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相與尊其言信其道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言

清之以文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閉戶讀書不
甚與人接跡名士亦不強附而摺紳先生多慕
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
成都劉焯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
者何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歷嘉祐元祐盛
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
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
矣及卒丹稜李壽善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
張弼爲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
子和也新安朱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
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強使教
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識子和而
識其第且得贛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脩於
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
得其年究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爲之掩
卷太息因列其大者著于篇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